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七

名臣

臣類 相臣

宋李綱 中興

綱乞降旨在官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材武智略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材錄用上從之又建議以謂在京馬步軍十餘萬隸于三衙近年不復教閱士卒驕惰緩急用之旋差將佐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樞密院選差大小使臣分四壁教閱因勒成步伍以備緩急上初可

之已而殿師王宗湛等以爲倭柔非祖宗制詔罷之綱然後竊歎知事之難成也少宰吳敏建議欲置詳議司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第施行詔以徐處仁吳敏及綱爲提舉官命既行爲南仲沮止敏乞去不果綱奏上曰陛下即大位於國家艱難之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愒日復一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冒濫耗蠹邦財者宜稍裁抑以足國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爲然委綱條具以聞綱奏上三十餘事謂如節度使至遥郡刺

吏祖宗本以待勳臣，故俸給特厚，當時員數絕少，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換授環衛官，以抑其濫。又三省堂吏，祖宗時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許轉至中奉大夫，今宜復祖宗之制，餘皆類此。上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膀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綱陳請裁減下項。又膀東華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卸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等第支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卸甲錢也。乃執政間有密白上，以綱得都城軍民之心，欲以此離間之。會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綱惶懼於上前辯明曰、始
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給空頭
文武官告勑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
一道而已、此二人者乃齎御前蠟書至太原、當時約
以得囘報即與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乃遵
上旨非專權也、且敘孤危之蹤、爲人所中傷者非一、
願罷職任乞骸骨歸田里上温顏慰諭以謂偶批及
此非有他意、綱退待罪乞去章十餘上、上悉批答不
允、遣使押入綱不得請、即徑出通津門欲東下、上遣
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絡繹於道、既歸府、復鎖府門綱

翌日見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令陛下惑於人言、於臣不能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此何也、上安慰久之綱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能、會种師中沒於軍前、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欲建議、以綱為宣撫使代師道者、初斡離不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以矢石及之、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种師中進兵逼之、金人出境、兩鎮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鏁

城法以困太原鏁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壘環繞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通而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然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种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卻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碗秖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士皆憤散師中爲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上決意用綱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睿思殿諭遣行綱再拜力辭上不

詐即命尚書省出勑令而文綱奏曰藉使臣不量人
爲陛下行亦須擇日受勑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
上乃許別擇日受勑綱退即移疾在告乞致仕不允
許翰謂綱言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
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
益得以行其說且上怒將有杜郵之賜奈何綱感其
言起受命上錄裴度傳以賜綱入劄子具道吳元濟
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强弱固不相侔而
臣才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以度况臣實謂非倫
且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

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可除、而小人難去、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文之張仲。裴度相唐宗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寇、思刷前恥、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令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上優詔寵答、宜撫司得兵二萬人而闕馬、綱白上曰、戎事以馬爲先、今乏馬如此、無以奮張軍容、昔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見其

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繫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匹。上令條具以聞、既而脇止之。綱歎息而已、以二萬人分為五軍、時捷勝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翰、時劉翰除宣撫副使、乃唐恪所薦、綱初不知、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為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府、宣撫司兵凡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纔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啓行、而庶事皆未辦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綱惶懼、入劄子、

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併罷樞筦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告勑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數四綱入見上具道中傷秪以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爲朕巡邊便可還闕綱奏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譏議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有朝廷執議

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即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苑、綱犒軍訖、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徇、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鼓扇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綱召斬之、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入劄子、以畿邑汜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頹圮、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初綱陛辭日、

爲上道唐恪聶山之爲人、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强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嘗以爲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槍刃、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遁、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

之兵悉罷減之綱上跪力爭其大略曰臣昨待罪樞府知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誓書之言所不忍聞令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勞危甚旁近縣鎮皆爲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

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禦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置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而欲分布南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眞定大名横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人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淸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團丁。又罷弓弩手。又罷土兵。又

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以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恐之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以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

令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患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土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今惜小費而不爲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況元降指揮防秋人之兵各令賫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

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衂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昨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未報間再具奏曰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義夫以軍法勅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將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上日以

御批抵解太原之圍於是宣撫副使劉韐制置副使解潛察訪使張灝勾當公事折彥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於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韐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之汾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爾綱奏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汾遼之師皆逗遛不進其後張灝又

違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爲賊所奪綱極爲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矣初賊騎既出境即遣王雲曹矇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民兵不肯割願以租稅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道路矣既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

山陳過庭李四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
密旨及初除門下侍郎亦蔡攸矯制爲之責授散官
安置涪州綱竊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因入表劄奏狀
乞罷初唐恪謀出綱於外則處仁敏翰可以討去之
數人者去則綱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
猶降詔批答不允綱具奏不罷決誤國於是上命种
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綱
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綱連上章乞罷知樞
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丘縣得尚書省劄子有
旨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時九月初也綱具奏辭免

且上疏言所以力乞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時事有不可爲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宣撫司得兵若干并防秋兵若干今屯駐其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乞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既而果有言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言十罪於是落職宮觀責授保

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綱上䟽辯論，謂退
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寧江。二年春，行次長沙，復舊
官，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都城圍閉，道路阻絕，
久之聞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王室。以四月初
啓行，自巴陵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得元帥府檄，
方審都城破，二聖播遷，號慟幾絕。次太平州，得高宗
登寶位赦書，改元建炎。是時金陵為叛卒周德等所
據，因帥臣宇文粹中殺官吏居民，焚舟船，雖受發運
判官方孟卿招安，而環甲乘城，殺戮恣橫如故。綱遣
使臣齋文檄諭之，令聽稟節制勤王，乃肯釋甲。然猶

桀傲不以時登舟擅驅不當行士卒欲乘間遁去次金陵因與轉運判官權安撫使李彌遜謀盡誅其首惡四十六人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統之以行因奉表詣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府事之命上書論時事并具奏金陵東南形勝之地漸催兵火宜早擇帥以撫鎮之次寶應聞已降麻告廷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次泗上以汴流淺涸捨舟陸行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皆已放散因留湖南金陵兵卒於泗奏取指揮獨取數百人防護以往次穀熟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投文字封以御史臺印開視之

乃論綱不當爲相章疏其大意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以爲三公眞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到罷之以爲中太一宮使兼講筵官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綱欲綱之留外而不進也乃知命相麥出於淵東獨斷益感懼或勸綱不若遂留綱曰國家艱危至此極矣豈臣子事形迹避嫌疑自愛惜之時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陳腹心退就田里亦且不朽如其言何足惜會復遣使趣召遂行有旨賜御筵於金果園命中書侍郎黃潛善押宴尚書右丞

呂好問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同與郎具奏辭免次
金果園學士董耘來見傳上旨嘗遣從事劉默齋御
書由淛北往迓卿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
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
之語感激流涕遂如行在遇三執政南都門外告已
具辭免御筵乃歸館所時以城北鈐轄司為府第少
頃上遣使趣見進對於內殿見上敘致不覺涕泗之
橫流上亦感動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
國而朝廷不悟一切墮其計中既登城矣猶假和議
已定之說以款四方勤王之師凡都城子女玉帛乘

輿服御歷代所傳寶器下至百工技藝無不畢取然後刼遷二聖東宮后妃嬪御親王宗室凡係於屬籍者悉驅以行遣姦臣傳命廢滅趙氏而立張邦昌僞號大楚在京侍從百官北面屈膝奉賊稱臣莫有死節者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佑我宋大命未改故使陛下總兵於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綿墜緒繼絶統此非人力乃天授也興衰撥亂持危扶顛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撫萬邦以還二聖皆責在陛下與宰相宜得有大過人之材智者相與圖治以成中興而考爰之際首及微臣自視欿然力

小任重伏望追寢成命改授其人上曰朕知卿忠義
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宣力爲多特爲同列所不容故
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禍敗如此朕嘗欲言於
淵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恥
然以一身託於士民之上賴卿左右扶持以濟艱難
此志已定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道董耘所傳聖
語荷知如此雖糜捐不足以報德然臣未到行在數
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謂臣爲金人
所惡不當爲相臣愚蠢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
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

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
趙氏爲仇敵、其所喜者爲趙氏邪。其所惡者爲趙氏
邪。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
而反用以爲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臣矣。
上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
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綱奏曰、陛下天
縱睿聖、固不難察此、然臣材力綿薄、實不足以勝任、
因出劄子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
押赴都堂治事、又命執政聚於都堂、卽辭且已暮矣、
時六月朔日也、翌日綱面奏曰、方靖康之初、淵聖皇

公有所陳十事許經界類編

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退師之後，漸謂無事，不能分別邪正，進君子，退小人，且和且戰，初無定議，至其晚節，專用姦佞，而黜忠良，虜騎再來，遂有宗社不守之變。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爲衆人不容於朝，使總兵於外，而又不使之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又百端讒譖，竄逐遠方，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復召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龍飛，初無左右先容之助，付以宰柄，更望聖慈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臣得以盡志畢慮，圖報涓埃，雖死無憾，毋劄讀訖，又數

陳其所以然上皆令留榻上俟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翌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餘皆留中次日與執政同奏事于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策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巡幸劄子有旨令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祗備車駕還闕款謁宗廟詔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藝祖登進曾赦惡逆今已行難追有旨選人惟有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叙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

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綱奏上曰：臣十事皆瀆聰，已蒙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綱奏曰：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驩心，故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何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

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儼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凡有餘日虜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懼降僞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大臣統兵叢輔趙野翁彥國等皆賫空名告身數百道以行迫彥國等囚其使而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之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取科金銀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恕之

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
而憤嫉之、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者私也、天下憤嫉
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
賊、則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
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其罪為何如、昔劉盆子以
宗室當漢室中衰、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
武、秪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於盆子、不
得已以身自歸朝、臣既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為
三公眞王、參與國政、此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
都城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為無功、而陛下登極赦[illegible]

昌之奉迎無邦昌則陛下何以自明臣昔以爲不然譬之巨室之家偶遭寇盜主人之戚屬悉爲驅虜而其僕欲奄家室奴婢而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歸追於衆議不得已而歸所有乃欲遂以爲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於劄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宣

令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彦再對上語之故而潛善之甚力既屈服然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綱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縶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對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為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綱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為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德涇軍心恐資以為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

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頗感動而汪伯彥亦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處置綱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謫降可也上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是夕劄子果降出翌日同執政進呈潛善猶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進呈議僞命劄子上曰國家顚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藩衍宅門訴詈諸

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為妾、卿知之否、綱奏曰、自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卹、如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鞫、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开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

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爲執政、此四人者當爲罪首、上以謝吕好問、而好問以爲有之、得旨皆散官廣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次謫降、内王及之余天均胡思陳冲等以贓濫繫御史臺、候結案日、取旨、李若水贈官外、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顔岐待罪章疏、執政贊上、欲令依舊供職、有旨令除待制與宫觀、執政退、上曰、卿昨日内殿爭張邦昌事、内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曰、自非陛下英睿天縱、豈能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黽勉自力、以圖報稱

嘗爲上言今日國勢比之創業尤難正猶大厦之傾持顛扶危須一一修葺而材料鮮少此所以爲尤難也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欲上聞而士民之願效其智慮尤多陛下即大位已踰月而檢鼓院猶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者上曰屢語執政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綱退因批旨置登聞鼓院於左掖門之外差官吏權攝又請置看詳官兩員於侍從職事官中選應士民上封事陳獻利害條降出並付看詳官簽擬可施行者將上取旨又於省門置司以受詞訟公狀六月六日同執政對于内殿綱奏

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則其不逮遠矣然而有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而羣臣輯睦於下。然今日之事須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彊寇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之大略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莫先於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國家之屏蔽也料理稍全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棄置兩路

不復料理而欲自安於東南譬猶外有寇盜不為之藩籬而欲安於堂奧其可得乎今河北河東雖為金人蹂踐河東所失者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眞定懷衞濬四州而已皆靖康之末失之眞定以新易李邈為帥懷以折彥質遯去衞以朝廷遣使交割濬以無城郭之故其餘中山河間慶源保塞雄霸深祁恩冀邢洛磁相信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存州郡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結山寨以為固皆推豪傑以為頭領多者數萬少者亦

不下萬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數處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爲金人所迫糧盡力困坐受其斃强壯而狡獪者從賊其次者爲盜老弱稚孺渡河而朝廷何以待之且金人善因兵於敵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心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怨朝廷使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彼復何待借兵於他國哉驅之以擾中原而將之以酋首中國之兵亦將望風奔潰未易禦也臣愚以謂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置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陛下德意所以不

恐棄兩河於夷狄者。措置經營。結連其豪傑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復州縣朝廷應副錢糧告敇有功者即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高下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特絕其從賊之心又可賫其力以禦敵朝廷久遠無北顧之憂此最今日之先務也。上曰誰可任此者綱奏曰陛下儻採用臣策臣當詢訪其人續具開奏既退詢於士大夫問多謂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張所者山東人以進士擢第有材氣謀略當靖康間爲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闕欲割棄河北

得人哉

旣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圍城中獨上言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喜曰朝廷欲棄我於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部勒旣定會都城破謀劫果用上卽位於南都所首至行在見上論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件以聞朝廷欲以爲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及兄潛厚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謫所鳳引團練副使江州安置是時綱尚未至行在也故衆謂招撫河北非所

不可然綱以所嘗論潛善之故頗難之事既追他無可使者不得已一日過潛善閤子中相與款語曰吾輩蒙上委任以艱難之秋實負天下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招撫司搜訪殊無人可以承當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不以爲宜第今日事迫矣一失機會悔不可追不得已勢須收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乃無嫌第未知於公意何如倘能先國家後私怨爲古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於上且

道潛善意上悅有旨官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是時所已赴謫所遣使臣齎劄子召之二十餘日而後至上召對摹畫稱旨賜五品服內府賜緡錢百萬以備募兵半年錢糧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畿兵千人為衛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宜從事有朝請郎王圭者眞定府人眞定既破率衆數萬保西山屢勝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獻所謀正與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詳有旨除直祕閣招撫司叅謀官使佐所凡留行在者又二十餘日而後行傅亮者陝西人以邊功得官給練兵事靖康初

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爲元帥治兵於河朔淵聖不喜令押出門其冬復有薦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率陜右京西勤王兵三萬人首至城下屢立功統御將佐士卒如古人嶄嶄整一無敢犯令者上即位亮詣行在召對除通直郎直秘閣亮之爲人氣勁直議論不能屈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兩經殘破無城壁亮上疏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亦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爲悖慢不遜降通判河陽府亮憤懣而去綱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來與語連日知其智略氣節眞可爲大將者欲

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璲爲使、璲亦陝西人、累立戰功、僉謂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宣諭亮前疏中語、綱廣上意而奏曰、人臣論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近謗訕、故昔之聽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於謗訕、何所逃罪、至於有所激而云、則必恕之、以來讜言、如周昌之對高祖、劉毅之答武帝、皆人所難堪、而二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亮之言、但欲激陛下歸京師耳、非有他故、願聖度含容之、且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爲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比、異日必能爲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

乃關陝氣俗之常、不足深責、上乃許其所請、並召對、賜璣袍帶、賜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勑銀絹與川綱之在陝西者、詔京西陝漕臣應副糧草、餘如張浚、已得旨而遣之、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八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李綱　守成

初綱既建議料理河北河東適後宮降誕皇子綱奏上曰皇子降誕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雖不曾用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雪病疾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日復有急難何以使人上嘉納

故皇子赦於二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守臣各轉兩官進職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榷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樁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樁管以待兩路支使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喁喁書

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而出塞應招撫經制司募又擇武臣置沿河巡察使自河陽抵濱滄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爲斥堠而潛善建議令馬忠將所部兵會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萬人擣虛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救綱曰今日士怯兵弱而馬忠屢敗衄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先復濬衛懷三州乘勢鼓行而北則諸郡之圍必解而真定可復是時金人留兵三州秖數千人餘皆驅吾民剃剪用之張所遣間與之結連多願爲內應者以官軍民兵相表裏而圖之功可指日成故綱之策

出此、而潛善堅執其議、上可之、綱不欲力爭、乃以忠爲河北經制使、而以張換副之、換、陝西人、其材遠勝於忠、既使副忠、又令與張所相應援、換亦以綱之策爲然、進呈諫官鄧肅論僞命臣僚劄子、多已行遣、而肅曾在圍城中、知之尤詳、有未及者數人、令留守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申公夷簡曾孫、以元祐黨籍久困州縣、靖康初、綱薦於淵聖、爲諫官、後侍從、邦昌僭逆、以爲執政、而好問嘗以蠟書至元帥府、故上即位。首擢爲右丞。肅論之頗恕、而侍御史王賓亦上疏極言好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於虜營

宜以彌書至元帥府督進師而反勸進爲懷貳而猶奸無大臣節況管汚僞命不可以立新朝奸問懃求去甚力乃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又進呈肅論耿南仲父子章疏上曰南仲誤淵聖罪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劒擊之夫復何道乃以散官安置嶺南而其子延禧落龍圖閣學士令隨侍又論折彦質爲宣撫副使而逃亡入川峽錢蓋爲陝西制置使而逃至湖北許高許亢防河而逃至江南倘不懲戒則後孰肯以死任責者有旨彦質散官安置高亢編管嶺南蓋落職降官分司會南康軍奏高亢寓其境欲謀變守倅以

便宜誅之而待罪、衆謂擅殺爲非是、綱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先走、以鐵騎五百自頼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刼掠、甚于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戒乎。是當賞。上亦以綱言爲然、乃命各轉一官、是時開封府與留守鈌官、綱薦宗澤于上以爲留守、非澤不可、澤淛東人、自爲小官、卓犖有氣節、靖康間知磁州、上以康邸持節使虜中、時金人再犯河北、澤力挽留、以爲不可行、其後有元帥之命、遂即大位、澤之

功多同列忌之譖不得留府中既除知襄陽府宗澤行在澤適至與語袞袞可聽發於忠義至慷慨流涕故綱力薦之曰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安使澤當職必有可觀上許之乃除知開封府兼留守澤至京師軍民畏愛修治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知北京徐處仁死綱薦杜充代之而以劉錫代充守滄州又頻易置諸路帥臣監司及京東西守臣然常患帥材之難得也是時除侍從卿監郎官館職以補班列之闕及召赴行在者多未至而行在官出自圍城中者多求東南差遣以自便上命綱

草詔以戒諭之其後許翰至綱薦之於上謂翰外柔內剛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參與大政上亦喜其論事乃以爲尙書右丞一日同執政奏事內殿綱進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綱奏上曰方熙豐盛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而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闕潰散逃亡不知幾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側三十餘萬人其間多係召募民兵儻擇正兵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屯要害州郡遞𨒫

給之、以爲後圖、亦足以壯聲勢、備緩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元帥府者、又皆援例以歸。遂使行在禁旅單弱。雖旋蒐裒、其勢不多。今已散之兵、既不可復追、而東南之人、其性雖剽、不可使之遠戰耐勞苦、習戰陣、惟西北之人可使、爲今日計、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方河北之人爲金人騷擾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爲盜賊、强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勤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夫金人專以

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蓋祖宗朝養馬于監牧、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爲給地、既無孳生、馬亦銷耗、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于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闕、河北京畿之馬爲之一空、其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匹、今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厲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又不可橫賦暴斂、科取於民、如免夫錢、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以勸誘、使斥其羸餘以

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然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全籍州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之令諸路監司保明按察以聞上皆以爲然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黃潛善商議於陜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於京東西募兵各二萬人召募白身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招收潰散兵卒改刺剏置軍號驍勝壯健忠勇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錢蓋爲陜西經制司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湟鄯之地歲費不貲爲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

以爲藩臣、朝廷省費、而新邊弓箭手、皆可徙置河内以備使令、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素爲國人信服、儻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爲使、齎告賜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議買馬、分爲三等、格尺價值、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值、毋及百匹、差官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支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綱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患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

務乃有尾大不掉之患藝祖宗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蠭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今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勢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于沿河沿海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昔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後

兵力衰單。爰募厮役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一年。闢廣場。集兵三萬。威震北方。李抱眞之鎭澤潞也。乗戰伐後。賦重人困。軍旅剛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比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賚。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成戍卒二萬。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此方鎭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寛其銜勒以責成功。而誅賞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無不運掉之患。至於軍政。古者自五兩卒旅。積而至于二千五百人爲師。又積而至于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其將帥正長皆素具

國朝之制、惟以五十人爲一隊、五百人爲一指揮、而有故出師、始命將佐、取具臨時兵將、初不相識、今宜法古五人爲伍、中擇一人爲伍長、五伍爲甲、别選一人爲甲正、四甲爲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爲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爲軍、有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閑居則閱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足以相服、驅之行陣、益多益治、自崇觀以來、有功者賞踰期、敗衂者罰不及、用命死敵者以收身不到爲名而無贈卹、遇敵奔潰者以轉山迷道爲辭而反招收、宜置

賞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即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帥、而將之敗衂、卒之逃潰者、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將之罰、使必以實告、而優贈恤之、庶幾士氣猶可作也、且祖宗嚴革軍逃亡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犯階級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離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失主將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乃命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西江南兩浙東西路荊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許以便宜

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乇兵聚糧貲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鈐轄都監各以兵從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一員隨一員留本路而提刑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施賞之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

七十七號

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籍以受功狀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刊榜通衢後世徒見房琯以車戰敗遂不復用殊不知制禦突騎非車不可但當以葦冒之以備火攻故古人兵車謂之葦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間駐軍河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行進退旋轉曲折皆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爲行陣止則爲營壘平原可

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鐵騎不得以奔衝、其制甚精、凡造數百兩、教閱月餘、士卒皆習熟、會臣罷不果用、今宜須其制於京東西、俱制造而教閱之、因繪圖進呈、有旨令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為可用、乃頒降兩路委提刑司總領之、嘉佑中、范仲淹請於河陽上流、置戰艦水軍、習水戰、以備契丹深入、當時不從其議。至于靖康間。金人渡河。如入無人之境。蓋無水軍戰艦。以擊其渡而控扼之也。昔曹操盛兵以臨江表、周瑜以舟師破之赤壁而操終身不敢窺吳、有旨如所請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為號、

又命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齎空名告身往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又奏上旣於河北陝西京東西四路募兵，而軍器衲襖旗幟之類，經靖康之變，類多散失，內庫甲冑甚多，特太重大，乞降指揮條具缺數，下諸路製造，於行在置司，取內庫甲，改爲大小三等之制，及圖畫式樣，製造旗幟之屬。上皆可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百餘人，乞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上乃命綱撰擬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以謂艱難之際，賦入陝而用度廣，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

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開封府、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幕職曹官舊制、非萬戶縣不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侍郎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官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時四方潰兵爲盜如祝靖薛廣党忠閻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人、綱謂今日盜賊、正當

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銅馬綠林下江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巾以破袁紹。顧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上命御營司差官毋招安到一頭項、即先號令有元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歸營者、給券及公據遣之遣去大半、又擇其羸弱不勝兵者放散獨留强壯願充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結每一軍差大小使臣充部隊將及擇有才力者爲統制官以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官、於他統制下充准備將領及差遣之類、於是無叛去者、獨淮南劇賊杜用山東李昱丁順楊進皆擁衆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

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綱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擾吾郡縣其勢不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宜分遣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乃命御營都統制王淵率師討杜用都巡檢劉光世討拱州叛兵統制官喬仲福討李昱韓世忠討魚臺賊不旬月間皆斬杜用李昱獲甲馬寶貨不貲餘悉平殄丁順楊進乃就招撫司招安過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陽擾京西湖北綱建議遣范瓊討之范瓊者在建康閒為統制官將兵河東頗宜力其後歸京師權步軍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虜營留不遣有閒

吳革傳

門宜贊舍人吳革者、私結禁衛、欲刼虜營、迎淵聖歸、謀洩、爲瓊所殺、上卽位、瓊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爲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當潤略之、以責後效、瓊尚反側、至是綱奏遣之討賊、使離都城、瓊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殺孝忠、招安其餘、以赴行在、一日與執政奏事便殿、上出絹背心一、宣諭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賚來、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卽眞。來救父母。綱與執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者、宜藏之宗廟、以示後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於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盡駑鈍、措置邊事、

以副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執政退綱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綱奏曰淵聖在東宮十餘年令德聞於天下及即大位憂勤恭儉雖古之賢主無以遠過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別忠邪群言紛至爲小人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不然雖衡石程書衛上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爲然綱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

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至大敵而夷狄之患至今爲梗方金人初犯闕提兵不過六萬人既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所邀求者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欵曲與之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既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謂兵

家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爲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刼寨小衂、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處而决斷以應之、庶幾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綱奏曰、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

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師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寨於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於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絡繹不絕、勤王之兵既集、賊遂歛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自決水以瀦浸京城西北、瀰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卽位之初、將士奮厲用

命、其後賞罰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處有敘、號令嚴肅、聞其後賊至造橋渡濠、恬不加卹、以十數人登城、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即詔減罷大半、蓋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爲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於所忽也。綱因奏上曰、靖康間雖號爲通言路、然臺諫官如李光、陳公輔余應議論慷慨、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

上皆嘉納。初齊愈爲右司員外郎，自圍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僞楚事。除諫議大夫。至是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上震怒，命付御史臺鞫治，證驗明白，齊愈欵服。衆頗爲之救解，上曰：齊愈奸惡悖逆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衆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斷，仍榜其罪於通衢。又進呈御史臺鞫治陳仲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因抄劄金銀自盜入己。上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初四人若罪不測，衆救解之。有旨情重者長流海島，餘編置嶺南。又進呈留

守司鞫治承華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退歸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丁内東門推治李氏欵服、且言邦昌居福寧殿、李氏嘗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之婦入禁中、乃留其親隨人、而易以陳氏歸府第、上震怒、謂邦昌敢居宮禁寢殿。姦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綱奏曰、邦昌既敢僭竊位號、此乃細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决脊降配軍營務下民爲妻又宣諭王時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狀、綱奏曰、人臣不能仗節死義、而不顧君父。一至於此。雖犬彘有所不若。

益天下所同憤嫉、姑俟邊事就緒、徐議再行遣、未爲晚也、因納劄子、乞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條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倣弓箭刀弩手法、養兵於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教閱之、又請於陝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置使、使以遠近相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條具進呈取旨、其後遂置諸路制置使、而餘事以綱罷政、皆不果行、初綱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賞罰、皆漸就緒、纔草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

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勝根本也。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嘗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選任將帥。屯列軍馬、控扼要害。以折虜人之謀。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日外議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所言天下之勢遂傾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兵聚馬、庚都城可守而金賊可戰矣、綱再拜贊上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

太宗不是過也上乃命綱擬撰詔文頒降楊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後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廵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綱留之因具劄子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于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葢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而中興之主撥亂定功以兵馬爲先一失西北則二者無自得之形格勢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惟南陽光武之所以興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三都可遣救援暨議

駐蹕，自冬徂春兩河措畫就緒，即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取還巡幸東南手詔。翌日再具劄子援楚漢滎陽成皐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下形勢甚詳，又與執政議於上前，綱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陛下既以降詔獨留中原。奈何詔墨未乾。失大信于天下。上乃許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宮室官府，朝廷降鹽鈔錢帛秀轉運使儲峙糧草，命運發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

漕、命四川變轉輕貨、陸路自陝西、水路自歸峽以入南陽、以發運使李祁為隨行轉運使、漸啓行、而潛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傳於外、自是雖未嘗有改議巡幸之命、而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揮、如批買馬、秖令每州買馬百匹、綱奏曰、元降買馬指揮。不立額數。秖令有馬及格尺者。依等第給價買之。今若每州限以百匹。即無馬去處、必須科配。却反成搔擾、及又批出募兵改刺新軍、有害軍政、綱奏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秖謂潰散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即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刺、因以申責

元降旨進呈上意乃悟又批出翁彥國吳昉遜擾東南並落職與宮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初綱每因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規諫雖苦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進指揮多不降出綱固知譖愬之言其入已深綱奏靖康間淵聖聽用唐恪而恪奸邪舞智以御其君能得淵聖之心移易是非變亂白黑卒譖罷徐處仁吳敏而奪之相其後遂致禍敗方陛下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振起中興之功誠不願蹈覆車之轍也八月五日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命兩相則潛

善顯沮張所、而罷傅亮、綱以去就爭之、遂定進退、初張所既受招撫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即渡河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內結陷虜兵民、復懷衛濬三州、解邢洺磁相中山之圍、以圖收復、真定既有期矣、所尚留京師、招集將佐、措置錢糧、而河北轉運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騷擾、不當置司北京、且言所欲起北兵屯戍兵給用器甲、為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晝殺人、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臣、盖潛善伯彥相與謀使益謙為此奏、以沮張所而惑上意也、綱奏上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

措置就緒日渡河令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而言不當置司至于守兵器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具合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聚為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羣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邪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

器甲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尚書省既劄下矣樞密院復以益謙申狀將取上旨凡千餘言痛詆招撫司令河北行下州縣出榜後數日乃關過尚書省綱始見之乃以樞密院畫旨并尚書省元降指揮同將上進呈與伯彥爭於上前綱奏曰張益謙所奏皆細故情涉觀望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痛詆譬之此何理也是不過沮抑張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故委張所以招撫因兵民盜賊之力以捍強敵而復故地今措置甫就緒行且成

功。而沮抑之如此。州縣將士。知朝廷議論不同。安
協力。奔事功於垂成。良可惜也。伯彥無以對。第六。初
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乃令樞密院改正。作依前
降指揮施行。初王𤫊傅亮既受命爲經制副使。即具
畫一申朝廷。以謂河東州縣。多爲金人所陷沒。至與
陝西接連。如河中解州。亦爲所據。與陝西相對。以河
爲界。今經制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合之衆。其間
多招安盜賊。又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以取勝。
乞於陝府置司訓練措置。召募陝西正兵弓箭手之
在民間不出者。及將家子弟。不旬月間。可得二萬人。

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兵以重貫總兵賞罰不明皆藏於民間不出。每應點集者。皆其家人也。故璞亮欲厚資給以募之。與正兵相爲表裏。其勝可必。且一皆一可以當百也。

面結連河東山寨豪傑。度州縣可復卽復之。可以渡河。卽乘機進討。以收復河陽河中解州沿河一帶。據險要地。兵衝。漸議深入。以復澤潞太原。願當方面之寄。有旨從之。撥川綱之在陝西者。使召募西兵。又命陝西京西轉運司悉力應副。璞亮行纔十餘日。樞密院復取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卽日過河。亮申朝廷以與前議及元降指揮不同。令欲卽令過河。無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卽過河後。

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使復爲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誤國事、綱將上進呈奏曰、河東今日之勢、不同河北、河北所失不過數郡。其餘皆爲朝廷守。王師渡河。猶有駐泊得糧之處。河東州縣。大半陷沒。沿河一帶。自解州河中至河陽懷衞。皆爲金人所據。今經制軍旅未集。遽違前議。敺之渡河。遂爲孤軍。倘爲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將佐士卒。當此一道而經略之。古之將帥不從中御。願且如前議盡將帥之智慮而責成俟其淹曠時月而無功、則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

趣渡河及招案皆誤執以爲和

必敺之若是之遠而潛善伯彥皆謂不使之亟渡河且失機會如亮等但欲逗遛耳綱曰兵事不可遥度目下亦未見有機會可乘但當委任將帥使擇利而動耳今不䘏其措置未辦集而敺之使渡河正所以爲賊餌不見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申明朝廷前後所降指揮不同乃將帥之職豈可便以爲逗遛如趙充國堅執屯田之議不聞宣帝以爲罪也臣以謂不若只依前降指揮爲便又論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又極力以沮傅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力沮

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毎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乃設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揮於陝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蓋潛善密啓之也綱留御批將上奏曰臣昨日論傅亮事已蒙宣諭俟批出依元降指揮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上意所謂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綱奏曰臣論傅亮乞降指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亮昨乞于陝府置司與

金人對壘、募兵訓練、擇利過河、收復州縣、朝廷已從其請、令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澤節制、即令過河、臣謂不可者有三、事從中御、不盡將帥之慮、一也、軍旅未集、驅烏合之衆渡河、即成孤軍、必爲金人之所潰、二也、軍潰之後、朝廷未有將佐士卒可以當河東一道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爲非是、當依前降指揮、以責成功。今乃緣臣爭論之故。併與經制司罷之、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熒惑聖聽。欲以沮臣使去耳。綱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欲罷傅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臣非敢輕爲去就、覓

望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罷、則臣何[illegible]以去、因再拜榻前、上猶慰諭、相不須如此、綱既退、聞亮竟罷、入表劄求去、上曰、卿所爭事小、何須便爲去就、綱奏曰、人主之職在論一宰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儻以爲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必去、今有疾病者、衆醫不能治、而求之於草澤、既至、必爲察色診脉、曰病如此、宜服某藥則愈、而左右衆醫沮之、使不得投藥石、則草澤之醫亦將辭退、豈敢任責、又如大厦之將傾、而命都料匠以修之、必聽其擇材以易棟

楹設木以事撐柱持危扶顛乃可復全而衆工沮之上人者不察既不使之易棟楹又撐柱之具悉拔弃之則都料匠亦將告去何則覆壓之虞難任責也方朝廷承平無事之時等相猶可尸祿備員以冒寵榮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分陰人主以其相爲不足任則當亟罷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則當亟去臣自度終無以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敢久居此妨賢路哉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八月十八日也麻制中乃以綱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爲罪又謂行遣僞命臣僚爲報私怨納御

批除日爲慢君命、不責翁彥國爲黨疵姻戚、爭議傅

亮渡河爲沮格王師、如此類十數事、皆潛善竊以付

詞臣、綱抵鎭江府、聞辛道宗之兵變於秀州、猶留不

敢行者半月、繼聞其掠毘陵焚丹陽、遂以客舟由外

江歸梁谿、而言者再論麻制中所指以爲罪者、又言

綱傾家貲以犒叛卒、爲緋巾數千項與之、遣弟迓賊

陰與之通、有旨落職、令鄂州居住、自綱罷、張所以罪

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

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紹興二年、除知潭州、上言荆湖

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

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冉澧岳鄂、若荊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斐劾綱、罷爲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僞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倘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潁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救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則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俟彼屯歸、徐議攻討、此

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廷因視以還定安集。今僞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據。姦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鴟張、苟或退避、則無以為善後之策。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讐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

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政而強敵猶得以潛逃爲可慮、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僥倖、非致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須之困。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

以苟月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

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船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

會則以弱爲强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逆臣可誅强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者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鑾輿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剏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

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強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爲内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

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以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藥。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于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

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其效槩可覩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不再來，使彼於奔命哉。臣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親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陽，平澤潞，平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

則淮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偽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為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偽齊兵於淮肥之上，車駕進發幸建康。綱奏乞益飭戰

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

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鬬心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民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埸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

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署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爲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初不得要領命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不待語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

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令欲朝廷須示州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荊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九年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為日未久又蒙擢拔畀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

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于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次年薨年卌八計聞上爲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賜涉師官其親族十人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

陵顏季亨會通校